

中国的故事
第壹辑



精选珍藏本

《黑镜头》编辑部

花山文艺出版社

43个催人动容的故事
140个真实记录的瞬间

时间中国

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



中国的故事
第壹辑



紫图《黑镜头》编辑部

43个催人动容的故事
140个真实记录的瞬间

时间中国

震撼中国的不朽影像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故事·时间 / 紫图 编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黑镜头丛书)

ISBN 7-80673-504-6

I. 中… II. 紫… III. 新闻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J4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7657 号



中国的故事

丛书特约总编 / 黄利 特约监制 / 万夏

顾问 / 鲍昆

特约图片编辑 / 吴晓牧 庄健

特约文字编辑 / 张杰 庄健 吴晓牧

装帧设计 / 宋丹

排版制作 / 韦志民 樊海燕

部分图片提供 / fotoe.com

黑镜头—中国的故事 / 时间中国

责任编辑 / 李爽

美术编辑 / 美慧

责任校对 / 李欧



出版发行 /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址 /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 / 05007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eybs@heinfo.net

电话 / 0311-5915087 传真 / 0311-7815440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 12 字数 / 50 千字

版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80673-504-6/K · 007

定价 / 26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印厂联系)

封面故事

贫困母亲

摄影 / 文 / 于全兴 2001年

这是一双母亲的手。拍摄于巫溪县胜利乡堑场村。(p35)

人类的故事首先是时间和空间的故事，中国的故事更是如此。

因为时间，有了历史和命运；因为空间，有了社会和情感。

要叙述激烈跌宕的当代中国，离不开时间，

要认识真正的中国，需要走进许多我们看不见、

或者看见了也视而不见的空间。

因为变化太快，因为人口太多，

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中国最稀缺的两大资源。



序 / 影像中的生存

鲍昆

在西方，20 世纪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摄影史。因为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摄影已经作为一种成熟的最有效的记录媒介，开始担当历史记忆的主要角色。摄影的这个作用，超过了以往所有承载历史媒介的叙事、记忆能力。摄影同时还是共时性信息记录媒介中最具现场感的宠儿。它可以将事件的背景、过程、人物和它们之间的共时关系完整地表现，给事后的观看者以在场的真实感觉。西方世界一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基本都没有逃过摄影机的镜头，不论是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还是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以及广泛深刻的民众政治生活和翻天覆地的经济发展与万花筒般的文化变异。图片交织结构着这段宏大的历史，以至于文字开始退出历史记忆的首选地位，成为与图片互为补充的共同媒介。在记忆的功能之外，摄影的信息属性在文明的发展中也显示着巨大的作用。它极大地延伸和拓展了人类眼睛的视野，将原本遥不可及的远方情景神话般地收在咫尺。

除开记忆历史的作用之外，摄影还是人们对历史和生活的一种主观叙事。照片书写人类的情感，表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快乐和忧伤、兴奋和愤怒、沉思和躁动，这些复杂的情感都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照片中看到。每一张照片都是每一双眼睛的镜像。我们通过这些镜像和这些眼睛交流，并通过这些眼睛倾听他们的心声。所以摄影又是人类的心灵史。一幅幅令人久久不能释怀忘却的照片，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传达出丰富、深

消失的麦客
摄影 / 胡武功
1982—2002 年



邃的信息而永垂青史的。

在20世纪人类进程中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影像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这主要是指影像在建构中国现代史上的片面性。支持这种判断的事实如下：1. 世纪之初的晚清和民国初期基本没有国人自己摄影的社会影像，现存世流传的影像多为西方在中国的殖民者所拍，因而不能反映我们自我观照的脉络；2. 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对日的反侵略战争的影像基本上只见政治和风云人物，缺少对民众个体的丰富纪录和关注；3. 人民共和国期间的近半个世纪，影像更多地从属于国家民族的集体意识，个体生命的价值存在被宏大的现代性斗争历史叙事几乎完全遮盖。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近百年来我们的历史生活和精神历程缺少影像的全面见证。这种遗憾将长久地存在于我们未来还有民族情愫的后代子孙心中。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新一代的影像工作者终于登场。他们初步具备了全面见证历史和表达自我判断的能力，虽然这 and 现代传媒在中国全面胜利落地有关。但历史终于以影像的面孔显示了它的活力和丰富性，并深刻有力地影响着我国当代充满变革的生活。他们替代我们成为在场的目击者，将我们关心的公众事件清晰地端到我们眼前，供我们重新审视被幻象所遮掩的真正现实。因此，照片在真实的认识外又具备了匡扶正义的力量。

以策划出版《黑镜头》而名著于世的北京紫图公司，最近将编辑的视角转向了中国的影像，将荟萃近年来中国新一代影像工作者的成就，出版《黑镜头》中国系列。这不仅仅是对他们成就的检阅概括，更是对我们现实生存的一种关怀和反思。它将开启公众的眼帘，并叩动那些还怀有良知的心灵，告诉我们生存是需要协作的，只有这世界的所有人都获得幸福的权利，我们才会获得幸福的最终快乐。



母亲的祈祷
摄影 / 王景春
1999年



最后的麻风村
摄影 / 杨廷康
1998年



乡村苗人渴求的天籁
摄影 / 徐晋燕
1994 年



希望工程
摄影 / 解海龙
1991—1993 年



贫困母亲
摄影 / 于全兴
2001 年



我们这一代
摄影 / 肖全
1986—1996 年

目录

序 / 影像中的生存 鲍昆 / 6

第一章 渴望 / II

幸福路·永定门 / 12

希望工程 / 24

贫困母亲 / 35

股潮 / 44

列车边兜售食物的温州人 / 48

山区集市买镜子的少女 / 50

制作假钞的最后一道工序 / 51

乡村苗人渴求的天籁 / 52

第二章 走过青春 / 53

我们这一代 / 55

练杂技的孩子 / 68

阿 V 姑娘 / 77

远离白色毒魔 / 86

第三章 疾病与死亡 / 93

最后的麻风村 / 94

精神病院 / 104

走进艾滋病村 / 110

收购废弃的一次性注射器 / 118

建筑工地的塌方 / 119

忧心如焚的母亲 / 120

朔州毒酒害死人 / 122

第四章 因为爱 / 123

星星的孩子 / 124

底层人家的母亲 /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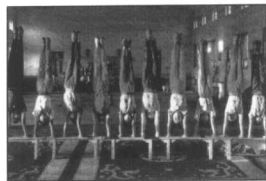
临终关怀 / 136

智障儿童的舞蹈 / 139

收养孤儿 / 141

母亲的祈祷 / 143

隔网谈情的情侣 / 144



练杂技的孩子
摄影 / 李楠
1995 年



最后的麻风村
摄影 / 杨延康
1998 年



精神病院
摄影 / 袁冬平
1989—1994 年



临终关怀
摄影 / 于全兴
1992 年



四川茶铺
摄影 / 陈锦
1989年



消失的麦客
摄影 / 胡武功
1982—2002年



新潮时装铺
摄影 / 叶健强
1990年



大板楼里的居民
摄影 / 石宝琇
1989年

第五章 集体记忆 / 145

消失的麦客 / 146

四川茶铺 / 157

针针都扎进了龙脉 / 164

1985年街头的女兵 / 170

观看烫发 / 171

县城里的交谊舞会 / 172

打扑克的人 / 174

新潮时装铺 / 175

重拾童年的记忆 / 176

她在丛中笑 / 177

泡温泉的铁路工人 / 178

大板楼里的居民 / 181

最早的选美大赛 / 182

虔诚者 / 184

“文革”期间批斗和尚 / 185

天安门前的“忠字舞” / 186

5岁的“表率” / 188



渴望是最具时间意义的一种情感，
最需要时间来抚慰、平淡、甚至磨灭……
在我们这个自然和社会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度，
一代又一代“饥渴”的中国人，
将渴望变成了一种最普遍的社会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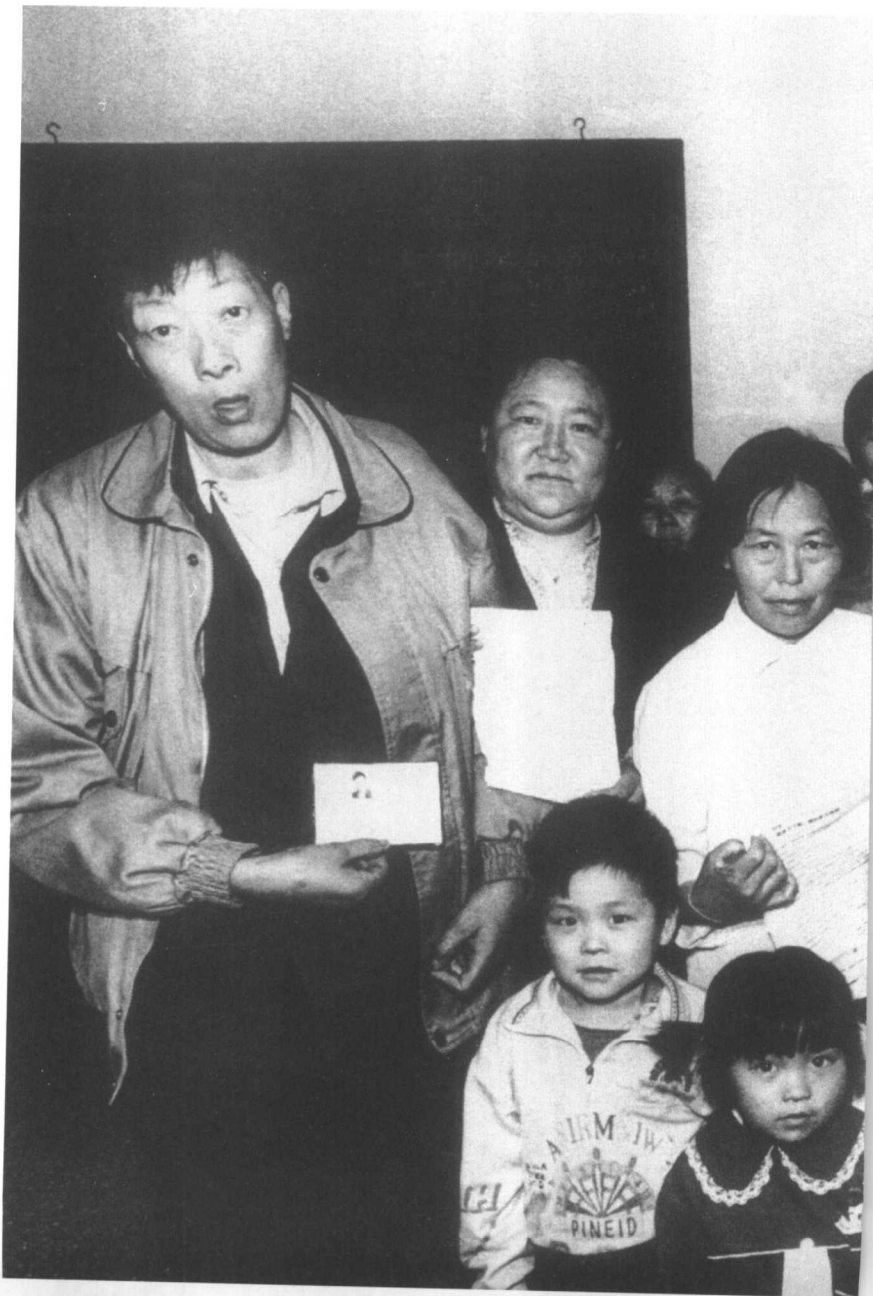
幸福路·永定门

摄影 / 文 / 孙京涛 1994—1996 年

事隔十载，幸福路的这种景象在首都建设和治理的炽热浪潮中已经淡出成为晦涩的过去，在今日的整洁和秩序中，我们应该有一种关于他们的清晰记忆。

在北京市永定门火车站西面，有一条名叫幸福路的小街，小街南北大约只有三四百米长，街上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倚着被烟火熏得一团漆黑的砖墙，满是用塑料薄膜、木棍和砖头搭起的窝棚。小街上的人们，大都衣衫褴褛。

小街口上只有一个门牌号：幸福路18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小街北口，靠着右安门东滨河路，那栋六层的红砖楼，是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的“永定门接济



这群人最前面是几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拄着拐杖，在本应上学的年龄里，他们都随着家人踏上了上访之路。可从他们的眼神里还是透露出和同龄人一样的好奇和天真。在靠后的位置有一个举着材料的僧人，本应该无欲无求的出家人看来也有好多话要讲。左面是个身材壮实的汉子，可从他脸上让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扭曲的表情。在后面的墙上的几个看上去很温馨的字“上访之家”，明确地解释了这群人的身份。



站”。从这里往东不远，先农坛体育馆西邻，是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信访接待站。如此的地理环境，使幸福路这条并不起眼的小街，成了全国各地来首都上访告状的人的聚集地。1994年3月4日，一个偶然的时机，我走进了这条小街，于是，在其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条小街以及小街周边地区的上访者。

从古到今，海内海外，信访的存在，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单单是哪个国家的事。在我国古代，为了使民间的冤情能直达最高统治者，便逐渐形成了向王或皇帝直诉的制度。我国周代就有了关于“路鼓”和“肺石”的记载。目前，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都设有人民来信来访接待部门，到80年代初，全国搞信访工作的专兼职干部就达到了约三十万人，其中法院系统有五千五百多人。在今天的北京，信访部门有62个，这足见党和政府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

大凡在幸福路落脚的上访者，虽然来这儿的理由千差万别，但都觉得自己有天大的冤情。

刚走进幸福路的那天，我见到的第一个上访的人是杨建峰，他说他是河北唐山人，已在北京呆了34年了：“我进京上访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刮旋风呢！”他开玩笑说。他的冤情是“被无理劳教”，“简直冤枉死了”。

从山东沂源来的段连玉称，1989年6月2日，与他有宿怨的王善德以打野兔看走了眼为理由，将他14岁的儿子开枪打死。他的诉状上写道，当时王离他的儿子只有十几米远，而且孩子穿的是一件红色的上衣，王的行为纯属蓄意谋杀。案发后，当地法院以误伤罪判王有期徒刑4年，而且7月12日宣判后，7月14日王就以其患有肺结核而保外就医。“这个人就仗着他的亲戚在公安局和法院工作，欺人太甚。因为俺不服上访，他还打伤了俺6岁的女儿，法院判他支付给俺的四千块赔偿费，他一分也不给。还说什么‘你就是告到江泽民那儿，我也不怕’……”

东北人吴永财自称是名转业军人，二十年前，他所在县的县长非要他娶其患有软骨症且痴呆的女儿为妻，吴不肯，便遭到报复。他说他因上访已被强制劳教了3次。

穿着体面的罗洪山是辽宁省瓦房店三台乡太平村人，他的冤案也是笔“陈年老账”：1977年，他被原复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21年，后查清是冤案，但他已在狱中服刑5年，而且已妻离子散。他说，前不久法院判决给他2.1万元的赔偿费，但他的公职却无法恢复，他不服，继续上访，“不讨个公道，决不罢休”。

从山东新泰来的吴文江称，1986年他在辽宁省阜新花了2.4万元钱买了一辆“黄河”牌卡车，没成想原车主以次充好——这本是辆